

英雄赞歌

——纪念战斗英雄谭秉云

□ 邹开培

江津水土育英雄，抗美援朝特等功。
矫健身躯轰铁甲，惊天动地战旗红。

老树与新竹

□ 施崇伟

村头叫么店子，靠近集市，每天有三辆从县城路过的班车在此下客、上客，形成热闹的城市景象。沿泥石马路往西走，桔林和庄稼地，有气势地绿绿黄黄，可这一华里路少了人家，就少了生气。

拐过一个弯，景象就变了。先是听到哗哗水声，綦江河在河滩蹦跳着流来。接着传来鸡鸣、犬吠。有时，渔船上船夫在嚷嚷着，向岸上报告着鱼讯；有时，一群浣衣女子用捶衣棒击打着衣裳、笑语。

其实，看不到人。看到的是小河边的竹园。竹园里是房舍，住着七八户人家。房舍前是河岸，清清河水映着青青河边草。这片院落和河岸，生出个土俗的地名，叫紫尾子。

我家老屋，隔着这片竹园，就一棵树的距离。老树的主杆在我家门口，枝冠伸到竹园，团团树叶和竹叶尖尖，挨挨挤挤，扶肩携手般亲密，像我和竹园里那群同伴。

那树，那竹，春来绿枝，秋去叶落，造出一番景致。可，它们都是无主的植物。紫尾子岁最大的是我爷爷，他干果活之后，在树下闲坐，看涨水、看船过，一坐就半天不动。我问他：“黄葛树和你，哪个更老？”他捻着白胡须，慢条斯里地说：“我小时候看到这树有这么高、这么壮。”“谁栽的？”“我小时也问过老人，没人知道是谁栽的。”“那片竹子呢？”“也没有主人。”没人栽，没人管，任意生长，树长出华盖的密致，竹生成浓郁的翠。

石头垒，泥砖砌，搭建木檐子，覆盖茅草或青瓦，各家各户的老屋，祖先建造，一代代传承。有的墙泥脱落，用灰泥补过；有的梁生虫蚁，拿铁丝捆个五花大绑；遇到大风，小二家的茅屋摇晃着，随时都像要倒塌；如果暴雨来了，好多户人家，都是屋外大雨，屋里小雨，从破瓦缝漏下的雨滴落在接水的盆里，敲得满屋子叮叮当当。

我家老屋是照壁墙房子，仄仄斜斜，老态龙钟的样子，像冬天时就会犯气管炎的爷爷。关严门窗，却堵不住墙上裂缝。爷爷禁不住漏进的寒风，他的咳嗽惊天动地，也揪痛着家人的心。父亲母亲节衣缩食地筹款，要把当风那面薄薄的照壁换成泥砖。

春天来了，竹林开始吐笋，河边活泼泼青绿起来，第一轮涨水漫过了河滩的卵石。最妙的是黄葛树筑起了鸟巢。清晨，和鸟啼共鸣的是一阵有节奏的“咚咚”声。我揉着惺忪的眼睛，出门一看，一身大汗的父亲和母亲在坝子忙活着。坝子里堆着泥土，妈妈蹲在土堆旁，她的身边有一个长方形的木匣子。她不停地往木匣子里添加着泥土。父亲举着一根长长的圆形木头，用力地将木匣里的泥土筑

紧。随着他粗壮手臂的上下下下，木匣子的泥土被筑成了一块块的方形泥砖。原来，他们是在用泥土制作泥砖，用泥砖来建新房子。

“咚咚咚”，像是击鼓。鼓点沿黄葛树的枝杈杈杈传给尖尖竹叶，竹园回应来脚步声、人的说话声。马六挑着担子，筐里堆着尖的黄泥；成金搬来筑泥砖的木匣；彭三娘端着筐泥，走得很慢，屁股一撇一撇，样子可难看了；戴二娘提着水桶，草药味冒着热气乱窜；小二跟在他哥哥后面，见我在就跑到向我，搂着我，一身泥沾在我的裤腿……

我家坝坝，像么店子村里开会时那般闹腾。紫尾子的老少爷们都来了。挑泥的，碎土的，筑砖的，像秋收时的田野，全是人影、人声。连彭玉忠大叔家那条黄狗也来凑热闹，它蹲在树下打瞌睡，怕惊动了鸡窝。

人多，事就办得快。几天光景，堆在院坝的泥砖层层叠叠像一座小山。又几天过去了，小山似的泥砖变成了我家老屋的新墙。搬进泥砖房那天，爷爷的咳声变成了笑声。但笑声也几乎没人能听见。一湾子人闹成一片，男人划拳喝酒，女人嬉笑打闹，孩子们上桌夹两片肥肉塞进嘴，还没吞下去又追跑到了院子外……

近些年，集镇搞起了旅游，一华里外的么店子越是繁华。来来往来的，很多是远客。我在么店子下车，我是回家的故人。公路两旁，那么高的楼，密密的。我抬头望上去，白瓷砖反光得刺眼，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陌生的面孔，连阳台上插的几株花草也是陌生的。以前的泥路已铺了黑油，踩在路面，光滑得让脚不习惯。拐过弯，哗哗水声传来，鸡鸣、犬吠是来迎接我的。没有了渔船，是为了给紫尾子留住更多鱼儿。河岸，捶衣棒击打着霞光，浣衣女子的说话声已经不熟悉了，南腔北调都有，多是紫尾子从外地娶回的娘子。四下都是声响，我反而觉得这里依然静谧。

紫尾子，仍是那群矮矮的房子。小屋的墙壁被粉刷得雪白，烟囱中缥缈袅袅炊烟。虽然都翻新了个遍，却仍然被竹林包围着，看不到屋顶、瓦檐。紫尾子，还是那七八户人家。只是，变了些人样。小二、彭三和我，去了远方的城市；爷爷、戴二娘，葬在了后山；父亲、彭玉忠大叔，白了发，掉了牙，悠闲在老树下，喝茶，下棋，慢吞吞说话。另一张石凳上，母亲正在用手机打视频电话。我凑过去，视频里的女孩，是我的女儿。我认出咖啡杯后面的背景，是上海新天地。

我住回了老家。走在真武老街，安静、平和、快乐，恰如我的童年。綦江河水哗哗，枯了，涨了；黄葛树长过芽，落了黄叶；紫尾子，浓浓的乡愁在老树和新竹间，掀起缕缕微风……

满庭芳·江津盛会抒怀

□ 成雪清

瑞雪时分，鼎钟之畔，园林橙蜜芬芳。栋梁志士，齐聚话沧桑。目览江山锦绣，挥椽笔，畅写衷肠。江南岸，早春已暖，沐浴泽民康。

泱泱殷吐哺，鸿儒引领，科技文章。愿眷恋，故乡洲报吉祥。成渝远近闻名，登鹤起，伟业辉煌。东风劲，弦歌不辍，陆海奔康庄。

向老领导“追踪”一副钟云舫家乡的对联

□ 庞国翔

重庆市江津区高牙场，古时曾设高牙铺，曾名“高堽场”，有“高高的山堽路口”之意。它是被今人誉为“中华联圣”的钟云舫的故乡。钟云舫曾在此教私塾多年，主持了高牙场的建街和开场大事。他德高望重，人称钟大老爷。高牙建街开场后，热闹非常，特别是高牙场的茶房酒肆远近闻名。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设高牙公社、高牙乡，后因撤并工作，改建为高牙社区。

高牙场，至今仍还是一个古风古韵的山间乡场。

2019年9月8日，笔者与江津著名戏剧作家邓新志一起，根据笔者的《钟云舫民间故事》一书中内容，改编了现代川剧《高牙茶馆》。这天，该戏在江津区广播电视台二楼演播厅首演。我们邀请了三位退休前曾分管过文化的领导来观看，请他们帮我们提出意见。三位领导中，有一位早前曾在高牙公社任过党委书记，后来任江津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直至后来任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政协副主席。他是正宗的中文系毕业的“科班生”，他特别有乡土文化情怀。他在高牙公社等基层乡镇工作期间，除了随身携带有记录工作的笔记本外，还另带有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乡间的民歌民谣、方言俚语。他听风采文，倾听百姓之声。他写出许多大块文章。由于他“沉”在

下面，所以他对高牙公社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演出结束后进行座谈。老领导说，高牙场真不愧是联圣钟云舫的故乡，当地百姓喜诗爱文、喜联好对，当地有一副地名对联，将这里重要的场名、村名、山名和水名组合一起，形成一联，诙谐幽默，生动有趣，玩味无穷。老领导说完就背诵出了这副对联。

我马上安排单位的一个小同志记下此联。

一年后，我在编写《江津诗联故事》时，偶然想起高牙场的这个对联故事，但楹联的具体内容我记不起了。我马上向当时记录的这位同志，不想他已调出重庆，他的笔记本暂时也没找到。于是，这事就搁下，我有些失落。

一年后，《江津诗联故事》撰稿。我仍有些不甘，就打电话请这位老领导回忆高牙场地名楹联的事。我常打电话问候他。这次他回答的确不起此事了。

于是，这事就落下了。

2023年12月11日，我本已退休在家，但区里安排我前去邀请这位老领导参加江津区和中國楹联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联圣钟云舫杯”全国首届楹联书法开展仪式。我想，这与老领导接触的时间要长些，希望他能回忆起这个地名对联故事来。

这天，一个下午我都与老领导在一起，

我们摆了许多“龙门阵”。我有意多次将话题引到他在年轻曾任过公社党委书记的高牙场上来，于是，他深情地讲述起他充满着青春梦想的高牙场，讲他的同事和朋友，讲他的村社干部，讲他组织发展花椒生产、讲这里的小地名。突然间，他就讲起高牙场的这副地名楹联来，我立即拿笔记下：

高堽白鹤衔香草；
流水青龙卧石岗。

原来，这是一副镶嵌了高牙场六个地名的对联，工稳而有趣。高堽，即高牙场名，此处不仅有高牙公社，公社下还有高牙村；白鹤即白鹤林，实际上就是高牙场这地方，地名也叫白鹤林；香草即是当时高牙公社的香草村，有名的古村落；流水即流水岩，是当地有名的地名，悬崖有流水，四季水不断，故名流水岩；青龙，即当地有名的地名青龙咀，青山如游龙，山头似龙咀，故名青龙咀；卧石岗也是当地很有名的地名，长石山岗犹卧，故名卧石岗。

我有些兴奋，为一副楹联，我“追踪”了好几年！

我问老领导：“这副对联是您创作的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他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像这种镶嵌着地名的大众化、群众化很强的对联，多为群众所创作，而且不断完善和提升。某个人只作一些概括或提炼罢了……”

顷刻停笔，“哗”倒掉水，一把拉着我回家。

这才知道，我家离他家很近。

原来，王毅返城后在印刷厂当美工，因刻苦学习钻研业务获得了县“十大杰出青年”等诸多荣誉。获奖后的王毅一点不沾沾自喜，他觉得研习书法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依样画葫芦。他从小对唐诗、宋词、元曲、晋文反复吟诵，至今还朗朗上口，于是，他在江津拜学知名书法家肖嘉辉、陈卓吾先生，入其门下系统学习书法篆刻与诗词。

而我呢，在单位下岗后另辟蹊径走上经商之道，开过茶楼酒楼宾馆，后创办电视摄影服务部。电视摄像使我热爱上摄影、新闻、书画与写作。过过苦日子的人舍得拼搏。我虽不懂得新闻写作，但我肯学。十年间，我先后发表新闻800余篇(条)。“这是谁？做什么工作的，经常在中央级省市级报刊发这么多文章？”县委宣传部开始注意到我，派新闻干事张灿彬采访了我，一篇《编外记者的“绅士风度”》一经刊出，我成了江津小“名人”。

这更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我一边经商一边写作。从1990年至今，我已发表文学作品200篇，出版散文集《往事未必如烟》，还先后获得“精神文明个体户”“优秀新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有人说，罗安会获得了文商双丰收！我想，这与我自己的奋斗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与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迅猛发展休戚相关。

(四)

我与王毅虽在同一座城，但在不同岗位上为生存打拼，这些年交往很少。

弹指一挥间，我俩都退休了。退休后的王毅到北京杖藜书院继续函授学习，随肖文飞先生进行“学书循理，回归常识”的研究。我开办了一家书画展厅，一边传承书画文化，一边在写作中不断提升自己。

我和王毅因为共同的爱好与志向又走到了一起。王毅曾在区书法家协任秘书长，我在区作协任了副主席。我俩有机会一起随区文联下乡村、厂矿等基层采风。他让书法艺术走出书斋，到广阔天地去进行“大地书写”；无论在舞台上、院坝里、会议室，他都能挥毫泼墨，一幅幅颇有书圣二王、孙过庭、颜真卿、苏轼、米芾、王铎等行草之风又融会贯通了他自己风格的书法作品展现在大家眼前。我同样用一支笔，书写新时代美好新生活。

“我俩是城隍庙的鼓槌呀！”话题越说越多，越说越开心，时间不觉飞逝而过。告辞时，他郑重地在我的纸扇上题写“悠然自得，健康永乐”。

我想，这几个字，是对我俩几十年交情的认同，对我们以及家人的祝福吧。

我与“书法达人”——一对城隍庙的鼓槌

□ 罗安会

从少年时代到知青岁月，我和“书法达人”王毅一直像兄弟般亲近。回城后，我俩各奔生活，多年没有更多交集。直到退休后，卸下一身重担而又志同道合的我俩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于是，我俩又成了一对“城隍庙的鼓槌”。

(一)

初秋，蓝天白云，天气甚好，我应约去王毅家品老论道。

退休老头王毅还是那么痴迷书法。他身着一件对襟浅花中式衬衫，红光满面，气质文雅古朴。不过他那圆圆的秃顶又格外亮堂。我调侃：“你这是聪明绝顶！”他哈哈大笑：“这叫糊涂透顶！”

王毅的客厅就是工作室。墙上挂满20多幅各种字体的书法作品，细看这些作品，虽出自7至14岁学生之手，但有些功力，相当不错。他得意地笑：“有些学生自小跟我学了书法，工作后成了单位骨干，还有的上了大学书法专业呢。”

我俩相对而坐，谈笑晏晏。茶几上，一茶叶芽芽在玻璃杯的沸水中起起伏伏。我和他的多年往事，如沁脾的茶香酒漫开来……

我与王毅是发小，已相识60余年。我俩出生在渝西长江边的古镇朱沱，一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时，我是王毅外婆家的租客，我们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在缺食少衣的年代，院子里都知道王毅是书香人家，家人有的在成都、北京工作，留在身边的俩姐妹也是三尺讲台上的老师。

我和王毅同读一所小学，他叫我安会哥。那时我们除了学校的几本课本外，其它读物非常少。王毅家是文化人，我羡慕他有书读，于是厚着脸皮找他借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我就是在这个时期看完的。

那时王毅性格内向，语言不多且胆子小，与人交往也少；我性格外向开朗好动，放学后时常带他上街玩。他父母知道后经常训斥他，他却不吭声，于是我给他取外号“王老实”。

王毅好习书法。从小学一年级起，他就一笔一划在纸上临摹字帖。我家没钱买纸笔墨砚，我只能看着他全神贯注练习毛笔字，心里十分羡慕。其实王毅也羡慕我，放学后能过着无拘无束的少年生活，安逸。

没过几年，王毅的父母调到江津县城教书，他自然随父母去江津读书。朱沱留下了他的外婆和姨妈一家。至此，我少了一位小伙伴。此后，我同王毅见面少了，只从他外婆那儿知道王毅学习努力，字写得好，

还获得学校书法比赛第一名。

(二)

王毅离开朱沱后，我将他留给我的两支毛笔珍藏起来，舍不得用。我还听说王毅在县城上初中，学习努力，成绩名列前茅，当上了学习委员。而我人读朱沱农中，成绩一般，但体育、音乐、劳动都是我的强项，我成了学校文体部长。

初中快毕业时，我考师范的梦想破灭了，只好等待早日就业。王毅却还是喜欢抄抄写写练书法，这段时间毛笔字水平提高很快。没过几年，1970年5月，我们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我带头去了朱沱的独树5队。

劳动非常艰辛。我和农民一样，每天与土地打交道，脸朝黄土背朝天，白天下地劳作，晚上吹灯上床，日复一日地干活。我去请示公社领导成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领导知道我会唱歌、跳舞和吹笛子，马上同意了 my 建议，批准我为队长，让我挑选来自重庆、江津和朱沱的知青成立了宣传队。宣传队员集中短时间排练后，很快在公演中得到认可和好评，从此巡回活跃在各大队生产队。这下朱沱区公所下属4个公社的知青也被点燃了激情，一个个宣传队相继成立起来。那时农村不但物质贫乏，文化文艺生活更缺乏，连看一场电影也要等半年。这下子广大农民兄弟欢欣迎不得了。

再说王毅，他与我同一天下乡到了圣泉公社一个位于长江边的生产队。他有写字的特长，经常到公社(村)写标语横幅办黑板报，可受器重了。一次，我乘船再乘火车特地跑到王毅生产队，动员他也成立一支宣传队，可他摇头说：“我没这个组织能力。我多写字刷标语，同样也是在宣传！”“迂夫子！”我气呼呼白他一眼。

(三)

农村生活苦，日子难熬呀！

五年后，王毅来信告诉我，他回城进了县印刷厂工作。多好啊！我太羡慕了。八年后，我终于迎来了返城政策，回城到江津县城工作。这一下，我感觉天空更晴朗、阳光更明媚，我的人生迎来了重大转折！

进城后，我很快成家，过起了城市人的普通生活，心中乐滋滋的。

一天，我在大什字街头看到一中年人，手提一桶水，手执一米多长的大笔，随着收音机的音乐声，蘸水手舞足蹈地在地上书写，不少看稀奇的人正伸长脖子围观。仔细一看，天啊，这不是王毅吗！

“王毅！”

目光相碰一瞬，他也大喊：“安会哥！”

